

設想一下 不可設想的事

赫尔曼·康恩著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Herman Kahn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Horizon Press

New York, 1962

根据美国地平线出版社 1962 年英文版译出

2095/08

• 内部读物 •

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

〔美〕赫尔曼·康恩著

何瑞丰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1.1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 \frac{3}{4}$ · 字数 184,000

1964 年 3 月第一版 196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709

目 录

序	雷蒙德·阿尔龙.....	1
作者说明		6
第一章 为我們的設想申辯		9
第二章 热核战争的一些可能的規模和形式		30
战争可能如何发生.....		30
战争可能如何进行.....		50
选择目标的方針.....		51
战争可能有的类型——八种“不毁于战争”的形势.....		61
第三章 关于民防的設想		73
第四章 关于威懾的設想		93
我們过去的经历——简单的历史回顾.....		94
我們現在的情况——当前的战略概念.....		100
(一)第一类威懾.....		102
(二)第二类威懾.....		104
(三)較好的战争結果.....		109
(四)稳定性.....		111
(五)全面軍备控制.....		112
(六)第三类威懾.....		114
第五章 一些帮助思考的不寻常的方法		117
抽象的假設模型.....		117
假想情景.....		134
假想情景 (一): 出于偶然的战争		136
假想情景 (二): 由于导弹差距造成的出于謀划的 有控制的战争.....		142

战争与和平游戏.....	147
游戏（一）.....	151
游戏（二）.....	154
游戏（三）.....	157
历史实例.....	164
第六章 略談国际間的討价还价和“小鸡”游戏	168
七种討价还价的情况.....	169
梯級反应表.....	176
另一个梯級反应表.....	195
第七章 新工艺和旧秩序	200
最近的将来的一些問題.....	203
第八章 关于将来的設想	215
国家政策的十四种选择.....	223
(从非战主义行动到預防性战争)	

序

雷蒙德·阿尔龙

当本书作者赫尔曼·康恩和本书出版者請我写一篇序的时候，我有些納悶，一位技术知識无可非議的作者，为什么希望由我这样一个半瓶子醋或专栏作家兼社会学家，一个从迥然不同于作者本人的經歷背景出发来看待热核时代的种种問題的人，来向公众推荐他的著作呢？經過思考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个令我受寵若惊的約請正可以用这些乍看起来似乎令人大惑不解的原因加以解釋。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我的意見才具有意义。今天，和平已經成了一桩极其严重的大事，不应该只让少数專門人員——不論是文的还是武的——与聞。作者和我的名字一同出現在本书封皮上，就象征着代表不同素养和不同国家的人之間的必要合作。

赫尔曼·康恩的前一部大作《論热核战争》既受到了热烈推崇，也遭到了猛烈攻击。我是对攻击感到遺憾并給予推崇的人之一。正視热核战争这个怪物，考虑和研究可能临头的灾难，并不等于在一場战争（人們是为了避免它才进行准备的）到来之前，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它来临。与此相反，考虑和研究可能临头的灾难是为了有助于周密地制定一种我們人人都希望会成功的战略，一种既减少使世界遭到浩劫的危險而又不致于迫使西方投降的战略。

赫尔曼·康恩具备在理論上辨别是非的勇气，敢于分析一种政策的后果，这种政策事实上正是美国和大西洋联盟所奉行的政策。那就是威懾政策，也就是威胁敌人，一旦他采取挑衅行动就对

他进行热核报复的政策。既然这是当前奉行的政策，那么，硬說“除了和平以外别无他途”就是既不誠实、也不明智的了。按照严格的邏輯來說，这种公式的言外之意就是投降。如果战争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用战争来威胁可能出現的侵略者呢？

尽管情况是这样令人不快，既然存在这种情况，就需要研究——不管这种研究是多么阴森可怕——到头来可能爆发的热核战争是什么类型，研究在各种假想的攻击形势下可能遭受多大的物质破坏和生命損失。許多非难这种研究的人提出一个論点說，这种研究有产生一种听天由命、等着大屠杀临头的想法的危險，而在我看来，这个論点似乎是軟弱无力的。推测在热核交锋以后几分钟內或几小时內就会有数以百万計或千万計的人死亡的分析家，的确把这些数字的人性意义忘記了，就仿佛偵探小說的讀者平靜地閱讀精采的凶杀故事一样。如果不具备使自己不动情感的能力，是干不了分析家这一行的。但是，冷靜研究各种可能产生的恐怖事件的后天能力，并不证明分析家已經喪失了人性，其思想和行动已經不像其他人了。我想起了去年同一位哈佛大学学生的一次交談。他向我解釋說，在他看来，有控制地限制軍备是一个对人类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他願意为这个问题貢獻毕生精力。我問他学的是什么，他答道：“数学。”正是人道主义的考虑决定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科学研究项目。热核战略分析家至少有权得到善意的理解；他們的动机未尝不可以像那位哈佛大学学生一样純洁。在我看来，他們的动机表現了把道德理想主义和讲求实际結合起来的典型美国風格。

赫尔曼·康恩的前一本著作有助于促成的、現由本书繼續进行的一場关于民防的辯論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对于一种其战略是大事威胁，以冀永远不必将这种威胁付諸实施的战争，采取什么

态度方为适当。一方面，可以用威慑的需要作为采取消极防御措施的理由（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少损失，保障至少一部分居民得以生存，诉诸热核武器就更加說不过去了）。但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从防御的需要、而不是威慑的需要产生的理由。

赫尔曼·康恩提出的贊成采取某些消极防御措施、特别是建立微粒掩蔽所的論点，在我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必須承认，微粒掩蔽所并不能保护人不受爆炸和火的危害，我这样說并不是参与目前的爭論，因为这种爭論的复杂性是与一篇简单的序言的范围不合的。千万吨級的炸彈在空中爆炸会对广泛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不能把关于掩蔽所的辯論同第二章和第四章的討論分开，同对于热核战争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式的分析以及对于计划以威慑来避开的不同威胁的分析分开。

我不怀疑，許多讀者和批評者偶而会情不自禁地相信，微妙的分析已經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假想的行为同政治家和凡人的激情和不理智是不合的。的确，第一批原子彈或热核炸彈可能引发我在别处称作杀人狂的东西；尽量多摧毁城市，尽量多杀死敌国居民，将变成每一个交战国的目标。但是，还没有证明，事情必然是这个样子。在我看来，赫尔曼·康恩区别各种各样的热核战争和設想可能发生的危机和攻击的情景，就是对每一个为他的国家和人类本身的生存負責的文武官員作出了贡献。

仔細考虑一下就可以发现，将威慑和防御結合起来的学說在理論水平上并不像看来那样完全脱离常规。克劳塞維茨^①的古典

① 卡尔·克劳塞維茨 (Karl Clausewitz, 1780—1831 年) 普魯士將軍。十九世紀初叶普魯士容克地主—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思想家。1818—1830 年，任柏林陸軍大學校長。他有很多軍事著作，主要著作《戰爭論》(vom Krieg)，三卷，死后于 1832—1834 年发表。——譯者

理論將絕對勝利注釋為敵人解除武裝；如果敵人沒有了武器，我就可以任意強使他接受任何條件，包括完全毀滅（迦太基必須毀滅 [*delenda est Carthago*]）^①在內。今天，已經沒有必要剝奪敵人的全部武器，只須剝奪他的報復手段，就足以使他仰你鼻息。但是，正如威懾和防禦不可分割一樣，基於同樣原因，戰略方法與和平條件也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在抽象意義上說來，一切糾葛都來自在一個一顆熱核炸彈的爆炸力超過四年內在德國投擲的全部炸彈的時代政策比戰略更重要這一點。再說，不分平時戰時（目前，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正日趨模糊），政治考慮總是居于最重要地位，所以它除了決定軍隊的組織以外，還決定武器的抉擇。現在，工藝學本身的動力有把人類拉入一個沒有人能夠控制的意外局面的危險，因此，使政治考慮保持最重要地位就更加有必要。

事實上，赫爾曼·康恩儘管進行了種種科學研究，種種微妙分析和種種理論試驗，仍然是一個改革家。他認為，我們今天的國際政治雖然由於有了熱核武器，某些方面起了變化，但與多少世紀以來的情况仍舊是相似的，他認為現狀能夠暫時繼續下去——說不定能夠繼續一二十年，但是不能繼續千百年。今天的國際政治要求進行一場與工藝革命相適應的革命。這位分析家變成了一個懂道理的理想主義者，他所設想和希望的革命，是建立一個世界國家和法治。世界政府的确是當前危機的可以設想的出路之一，但是顯然不是唯一的可以設想的出路。它是最有實現可能的出路嗎？我不知道。關於這一點，赫爾曼·康恩沒有使用他的得意方法，那就是一個不漏地列舉種種假設。

① 這是古羅馬政治家和作家大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公元前234—149年）說的話，他歷任執政官（公元前195年）、監察官（公元前184年）等職。貴族保守派的代表。他相信羅馬和迦太基不能并存，屢在元老院演說鼓吹毀滅迦太基，每次演說結尾總是說：“迦太基必須毀滅。”——譯者

作者說明

本书各章具有一个共同主题：我們如何来掌握現代工艺学和当前国际关系向我們提出的种种問題。凡是涉及这样錯綜复杂的問題的著作，沒有一本能够自称包罗万象或者完全系統化。本书中略去了許多涉及政策研究的有关技术問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項：在系統分析（systems analysis）和运筹学中使用的研究法，这些学科在决定和决策方面的作用，使这些研究总是伤透脑筋的多种不定情况及其影响，以及計算器、博弈論、蒙特卡洛^①、规划論、决策論等等非常有限但不失为有用的作用。我希望将来在专为軍事策划人写的一本比較技术性的著作中，再詳細討論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

本书各章根据下列个人新近发表的材料和学术演讲作了相当的扩充和刷新：（一）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文章；（二）发表在《代达罗斯神》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在霍利菲尔德委员会的证詞；（三）发表在《評論》杂志上的文章；（四）在芝加哥大学公共事务會議中心宣讀的一篇論文（将发表在該中心主任罗伯特·A·戈耳德溫編輯的一部书里）；（五）在普林斯頓战争詳細过程剖析會議上宣讀的一篇論文（将发表在克劳斯·克諾尔所編《有限战略战争，核战略短論集》一书中），和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軍备控制夏季研究会上宣讀的一篇論文；（六）在赫德逊研究所所作的一次簡要报告；（七）将发表在摩頓·A·卡普兰所編《世界政治中的革命》

① 蒙特卡洛(Monte Carlo)，世界著名大賭場，地中海沿岸小国摩納哥一城市，这里是指一种研究方法。——譯者

一書中的一篇名為《軍備競賽與世界秩序》的論文；以及（八）在空間科學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慶祝晚宴上宣讀的一篇論文。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本書還包括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材料，其中大多數來自赫德遜研究所研究計劃“國際秩序中的國家利益”，該計劃得到馬丁—馬里塔公司的補助金的支持，當然，對於本書所表示的意見，該公司不負任何正式責任。我的意見也不一定就是赫德遜研究所的意見。

我謹向赫德遜研究所內許多對本書原始材料給予指正的人員表示感謝，特別應當感謝約翰·卡普蘭，他對原稿進行了細心的工作，威廉·布朗、康拉德·凱倫和安東尼·J·魏納，他們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我還要感謝克拉克·艾布特、摩頓·卡普蘭和奧斯卡·魯布豪森給予的有益指正。

第一章

為我們的設想申辯

七十五年以前，誘逼少女為娼的勾當在英國猖獗一時。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年輕姑娘被迫淪落妓院，飲恨操那皮肉生涯。雖然有些落難女子是家庭所賣，一大部分却是搶來和騙來的。她們並非全部出身下層社會，英國社會上上下下，沒有一個階層的少女可以幸免。由於這個勾當在歐洲大陸大部分絕迹以後，在英國還持續了一些年，成千上萬的英國姑娘被運過英倫海峽去供應歐洲的妓院。這個勾當為什麼竟然延續了這麼久呢，一個原因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種事不能公開談論；碍於有關議論內容的道德標準，喚起社會採取必要行動是困難的。再有一層，英國姑娘受的教養是應當極其單純樸實，這就使她們容易上當，一遇到她們墮入的那種圈套就束手無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標準除了使誘逼少女為娼的買賣繼續存在下去以外，還使落入其中的人災難愈加深重。

會加強避免考慮不愉快問題的自然趨勢的社會抑制，不能說是不普遍。在社會和國家中，有着與這種鴛鴦式行為所涉及的心理因素類似的東西。

儘管如此，在二十世紀過去的六十年內，許多問題愈來愈多地進入了可以接受的公開議論的領域。在各種各樣說不出口的疾病中，肺結核幾乎已經不再使人感到有一絲一毫不體面；性病的統計數字現在已可公諸報端。精神病愈來愈被看作是不幸而不是可耻。“癌症”一詞已經不再是不光采，雖然醫學的進展只是部分減

少了这种病的恐怖。

尽管在消除妨碍議論以前被目为可耻的疾病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毫无疑问，今天仍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内心受到压抑，不去了解、考虑或談論某些疾病，以致得了病也不作重大治疗。有些人不治疗是因为他們对認識症状沒有足够知識，有些人是因为他們感到自己的病让人知道了难为情，有些人是因为他們不肯考虑自己的状况——似乎可怕得想都不敢去想。

現在可以毫不含糊地譴責維多利亞时代的那种极端的假正經了，但是在看待不是那么太古板的种种鸵鳥态度时就必須比較审慎；这些态度毕竟是以健全的本能为基础的。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我們之中很少人花許多時間去詳細談論这个事实，这肯定是件好事。要是老談論死的話，几乎就沒有活头了。倘若設想一件坏事于事并无补，常常还是不去想的好。也許，人們不去設想或談論某些坏事，倒能够避免或者緩和它。但是，倘若由于我們不願意考虑危險，危險会更加临近，这种抑制就未免过份了。

1960年时我出版了一本书^①，企图促使人們注意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减少这样一場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途徑以及尽管我們努力避免，战争仍然爆发时应付其后果的方法。这本书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中有一些尖銳的批評意見。在批評意見之中，有一些是有內容的，接触到了关乎战略、政策或研究技术的或大或小的問題。但是，許多批評都不是針對我所表示的見解是否正确，而是針對这样一点：在这个問題上，到底应不應該写出任何书来。我們时代的特色是，許多明智和誠懇的人都傾向于主張，不厌其詳地去設想不得不打一場热核战争是不道德的，不厌其詳地就這個問題著书立說那就更加不道德了。

①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称 OTW (《論热核战争》)。

一般說來，这种批評不是人身攻击，它只不过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們美国人和世界各地有許多人都不准备面对现实，我們把对于热核战争的厌恶轉移到了关于热核战争现实景况的叙述上。在某种意义上說來，我們的行为就像是处罰給他們带来坏消息的信使的古代帝王。这样做并没有改变消息本身，只不过延緩了消息的发送。这样一来，帝王們时常眼耳閉塞，而由于不明真相，在判断和战略上就犯了严重錯誤。

在我們这个时代，热核战争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議的、不道德的、瘋狂的、討厭的或者很不像会发生，但并非不可能。我們必須尽量了解个中危險，行动才能明智。这样做我們可能得以更好地避免核战争。我們甚至可能避免使我們瀕于战争邊緣的危机。但是尽管我們作了种种努力，有朝一日我們仍然可能面对投降或战争这样一种毫无迴旋余地的选择。战争甚至可能强加在我們身上而不讓我們有任何选择余地。我們必須重視这些可能性。我們希望这些可能性消失是办不到的。我們也不應該把局势估計得过份严重，认为最坏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只会导致失敗主义、准备不足（因为似乎准备也沒有用）以及要求进行預防性战争或过份和解的压力。

当人們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考虑冷战和軍备竞赛造成的問題时，就出現了許多可怕的問題。一些年来，我的時間正是用在了这些問題上——既考虑防止战争的途徑，也考虑一旦战争爆发，怎样进行，怎样不毁于战争和結束这场战争。我的同事和我力图解决这样一些問題：

出于偶然发生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如何才能减少其现实可能性？

今天的軍备竞赛危險到什么程度？将来它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一次核攻击将美国的五十个最大的城市夷为平地，将出

現什麼狀況？幸存者會羨慕死者嗎？

一個美國總統如果在不同類型的危機中保持堅定，會使多少百萬的美國人的生命遭到危險呢？如果發動一場核戰爭呢？如果繼續一場核戰爭以冀避免投降呢？

有多少歐洲人、蘇聯人和其他人的生命會遭到危險呢？

可以用更加具體、因此也是更加令人心亂的形式提出這些問題。就以關於歐洲防務的辯論來說吧。我們已經增加了我們的非核部隊，在初期不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來對付蘇聯人在歐洲可能發動的常規攻擊。但是我們目前的理論也似乎表明，如果已得到增強的部隊還不足以擊退攻擊，我們就將首先使用核武器。

由於我們必須承認一種現實可能性，即核武器的這種使用可能不是有限制的，這些問題現在變得更加令人不快了。不論我們是否有意，我們可能非打全面的大戰不可。抑制的努力可能成為不可靠；激情、不理智以及控制和區別的技术困難可能引起演變到全面戰爭的梯級反應(escalation)。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必須向自己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如果蘇聯人進攻歐洲，事實上我們會首先發動一場全面戰爭嗎？我們會哪怕是由於首先作一次容易經由梯級反應演變成全面戰爭的較小反應，而冒首先發動一場全面戰爭的風險嗎？對於在他們領土上打一場“有限的”核（或者哪怕是大规模的常規）戰爭，歐洲人將持什麼態度呢？

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時，總統必須估計聯盟的緊密程度，權衡死傷數以千萬計、可能還是數以億計的美國人和歐洲人——還不談俄國人和其他人——的可能性。他必須問自己，為了保卫巴黎或倫敦，或者為它們的毀滅進行報復，他是否願意犧牲紐約，或者哪怕是冒這樣的風險。如果他決定不願意這樣干——認為他不會心甘情願作此交易的大有人在——那麼他必須問自己，他是否願意改變他承擔的義務或者他的準備。

他可能断定，即令他不願意首先发动一場战争，或者是进行容易发展成为大战的有限报复，他也必須装作願意的样子。也許，这种装模作样会起作用。因为纵使他不願意进行一場全面战争，苏联人毕竟是不可能信賴这一点的。使苏联人摸不准他的反应，倒可以懾止他們考驗他的决心。

总统可能不願意进行全面战争，也不願意依靠由于俄国摸不准我們作为威懾手段的反应而对他們产生的威懾作用。要是这样，他必須有进行小于全面战争的反应的实事求是的应变計劃，以便在一旦苏联人沒有被威懾住的时候使用。接着，他就必須問自己：他應該向苏联人透露这些应变計劃，以便讓他們相信我們將采取使他們的侵略无利可图的行动嗎？他應該緘口不談这些計劃，以免苏联人受到鼓励，认为我們的反应当然不会是全面战争嗎？对待这两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我們的盟国将有什么反应呢？在一次严重的危机中，它們的态度会变卦嗎？我們會宁願一个盟国卷进一場灾难性的局部战争，也不願看到它的資源加强共产党集团嗎？

也許，除了有一个“比要么屈辱要么大屠杀这条出路更广泛的选择”以外，总统还可能希望准备应付大屠杀的可能性以及减少破坏所牵涉的种种問題。即令我們不願意打一場全面热核战争，这种战争仍然可能强加于我們，或者出于疏忽而发生。

也不妨考虑一下懾止苏联人襲击美国的問題，他們之所以襲击美国可能是由于他們存心侵略，或者是因为他們国内存在着某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美国的政策（也許是美国的存在本身）可能威胁他們的克服危机的能力。处于絕境，不顾死活时，苏联人可能觉得襲击美国比不襲击美国危險少。我們應該使这样一种行动危險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样的惩罚才会使苏联人即使在处于絕境，不顾死活的时候也不敢动手呢？是一亿俄国人死亡的威胁嗎？还是一千万就行了呢？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毁灭嗎？是連同它們

的居民一同毀灭嗎？还是毀灭不連同居民（即居民已經疏散了）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行了呢？必須使这种威胁肯定到什么程度呢？我們目前的“恐怖的均势”究竟有多么稳固呢？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均势最有可能被打破呢？如果真是打破了，后果将如何呢？

再不妨考虑一下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問題。当《在海滩上》这个电影描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場战争（其結果是全人类受放射作用影响而完全毀灭）时，几乎所有的評論家和許多科学家都表明，这是对核战争結果的实事求是的估計。我們当前的制度真是在使我們冒結束全人类生命的危險嗎？如果的确是這樣，我們願意冒这种危險嗎？或者，我們宁願有某种程度的单方面裁軍嗎？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將依賴俄国人保护我們免受中国人危害嗎？世界的稳定将会加强呢还是削弱？我們應該嘗試单方面裁軍嗎？如果最后几个問題的答案取决于預見的破坏程度的話，我們是否願意辯解說，拿五亿或十亿人的生命冒險是对的，但三十亿就不对了呢？

对于提出这种类型的問題，似乎存在三个基本異議：

（一）誰都不應該企图詳細地、理智地考虑这些問題。

（二）在这些問題上就算能够考虑，也应该完全由軍事当局、或者至少由政府来秘密进行。

（三）纵使必須在政府之外进行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任何考虑的結果都不得公諸于世。

根本反对任何人深入思考热核战争現實的論点，細分起来，有以下几类：第一，有人辯論道，設想核战争的不可言狀的恐怖会使我們的策划人和决策者对文明的前途产生冷漠无情、无动于衷的态度。誠然，詳細地、不动感情地討論这种問題看来可能像是心腸硬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至少細心的讀者也应该能够明显看出，这种問題是必須考虑的。现实可能十分令人不快，以致决策者宁願

不正視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实是强加在他們身上的，或者是不招自来。由于我們的工艺日益进展，我們是生活在一个可怕和危險的世界里；但是与漫画里那位太太不同，我們可不能說，“世界停一停，我要下車了。”我們是不能下車的。今天的空想家中就連最想入非非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代工艺学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在二十五年前不可設想的对文明的危險。尽管我們在作巨大努力来改变这种现实的性质，如屬必要还冒巨大危險，但我們之中大多数人是不願意选择明显程度的单方面裁軍或者旨在“解决”我們的問題的預防性战争的。因此我們必須面对这样一些事实：至少有四个国家現在掌握了热核炸彈；这些国家之中至少有一个已經宣布它有兴趣毁灭我們的社會（虽然在可能情况下是用和平手段）；热核国家的数目可能增加；最有现实可能得到这种武器的下一个国家——中国坚持与我們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說法；最后，通过談判求得立即解决的可能性的确很小。除非我們願意推卸我們的責任，除非能够作出更好的安排，否則我們是保证要維持具有已知和未知、可預料和不可預料的危險的可怕的武器系統的。

如果我們要建立昂貴和厉害的防禦設施，我們必須权衡一切危險和利益。我們至少必須問一問自己：一場出于疏忽的战争大概会有和大概不会有的結果是什么，另一方和我方发生偶然事件、不負責任行为和未經授权行为的可能性如何。

反对仔細考虑这些問題的各种各样的意見集中在思考者的品格上。論点是这样：邪恶的思考不如不思考，由于只有邪恶和冷漠的人才可能思考这个問題，还是不思考的好。要不然就是分析思考者的动机：这个家伙研究战争，他必然喜欢战争——像煞是怀疑外科医生是一个压抑着欲望的虐待狂者。就算这种指責正确，也是文不对題，何况一般說来这种指責并不正确。压抑着欲望的虐待狂者可能使自己的欲望在外科手术中得到升华，从而發揮有益